



极限

■郑茂琦

在朝鲜战场上,极度的寒冷是真实的。关于当时的气温,还有一个流传较广的故事。有一次,美陆战1师师长史密斯坐直升机到前线侦察。为了能把地面上的情况看得再清楚些,史密斯打开了舱门。在猛烈的寒风中,他转头看了一眼舱门边的温度计。温度计的表面已经结了冰霜,他用皮手套擦了擦,才勉强看清了刻度,气温已是零下40摄氏度!

就是面对如此残酷恶劣的战场环境,“冰雕连”官兵也没有丝毫退缩,死死把自己的身体钉在了阵地上。有学者分析,低温时,人站在户外,会不由自主地搓手、揉耳朵。许多战士的手冻结在枪托上掰都掰不开,说明他们在漫长的黑夜中,一直俯卧在零下40摄氏度的雪地里纹丝不动。他们如烈火中的“邱少云”,强忍着被冰雪噬咬带来的钻心剧痛,没有脱离战位一步。气温愈是下降,他们的信仰和精神愈是火热。这种舍生忘死、向死而生的民族血性,岂不令人胆寒!

“冰雕连”的战友和翻越12次雪山的胡宗林,都在用顽强意志去征服人类生存的极限,在我军的战史上,这样的事例不胜枚举。

版面插图:李振
版式设计:梁晨

名家讲述

生活远比小说神奇

在部队当兵的小儿子又快半年没有消息了。一天晚上,他的母亲做了一个奇怪的梦。梦就在,梦里有一片白雪皑皑的山坡,她的小儿子和战友们在山坡上面睡觉,他们睡得那么香,喊也喊不起来。山上山下一片冰雪的世界,而他们所躺的这片山坡却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朵。她喊他们,问他们冷不冷,不要冻着了,然而小儿子和他的战友们却只顾自个儿睡觉,怎么也喊不醒。战士的母亲自言自语,这些孩子,睡得那么沉,也不怕着凉。更令她百思不得其解的是,满世界白雪皑皑,他们睡觉那地方怎么就开满了五颜六色的花呢?

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,战士的母亲朝思暮想着这个梦及其梦境中的一切,竟然精神恍惚,不吃不喝。战士的大哥为了安慰她,就说:“好梦,我兄弟要回来了。”

战士的母亲信以为真,从此便手搭凉棚,天天站在村头,凝望着通往远方的牛车路。

战士的大哥心里明白,他估摸着自己的兄弟十有八九是回不来了。他算了算日子,那一天正是农历大雪。

这个白雪皑皑的山坡在地图上被标定为1071.1高地,位于朝鲜半岛长津湖地区的东南端。它所在的这一片山区属于狼林山脉的余脉。平原和山脉以此为界,往南是朝鲜东海岸一马平川的沿海平原,往北则由此进入长津湖地区的崇山峻岭。

1950年11月末,在东线受到中国人民志愿军重创的美陆战1师,终于等来了上面的撤退命令,命令要他们回过头来向南、向他们登陆的地方“前进”。1071.1高地就成为陆战1师南撤的最后一道屏障,一旦越过了1071.1高地,就再也没有什么能够挡住他们“转过头来向后进攻”的步伐了。

志愿军在长津湖地区取得重要战果的同时,因为伤亡加上严重的冻伤,部队减员严重,只能向1071.1高地派出了一个营的阻击部队。而这支队伍刚刚与美军激战数日。此刻,营长已带着部分人员押送美军俘虏去了后方,留给教导员欧阳云逸的队伍打满算也只有百十号人。命令下来以后,欧阳云逸没有丝毫耽搁,立即向着目标高地穿插前进。雪已经停了,白色的太阳在厚厚的云层后面若隐若现。寒风吹拂着大地上的积雪,起伏不平的山路上一片迷茫。大雪掩埋了所有的一切,道路上雪深及膝、崎岖难行,走起来非常费劲。战士们深一脚浅一脚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往前走,稍不留神,就有可能掉落到白雪覆盖的深谷之中,所以部队行军的速度十分缓慢。

欧阳云逸很着急,因为照这样走下去,不知道何时才能赶到目标高地。军、师首长的命令非常明确,尽全力以最快的速度抢占目标高地,绝不放美国人逃过去。美国人不是傻瓜,他们迟早也会向这个高地派出部队,而且说不定已经派出了部队,所以欧阳云逸不断地督促大家加快步伐。山下的道路不能走,在那里随时可能遭遇美国人,而山腰又处处隐藏着险情。欧阳云逸再三考虑,决定带着部队上山,顺着山脊一路南行。爬山的过程是耽误了一些时间,但是山脊上的积雪都被寒风吹到了山坳里,也比较平坦好走,所以总的看还是加快了行军速度。

十二次翻越雪山

■褚银

扑打在将士身上。这时,气温就会骤降,头发上、眉毛上,都结成冰,脊背也直发冷。将士们每向上爬一步,都要付出艰苦的努力。生病的、得雪盲的同志就更困难。有时狂风一吹,一脚没有踩稳,就滚下山去,跌进深渊,都没有办法救。

红四方面军翻过夹金山后,遭到了国民党中央军和四川军阀的四面围攻,伤亡很大,张国焘被迫决定撤出川康边界,再次回到藏区。红四方面军总部命令董振堂率部翻过夹金山,进驻丹巴,准备向炉霍、道孚、甘孜方向发展。那里是山区,在大渡河边,地广人稀,粮食短缺。总部又指示第31军组织运粮队,负责向兄弟部队运送粮食。胡宗林于是被调到了运粮队当通司(翻译)。

那时已是1935年底,快过年了。上级要求运粮队把粮食、腊肉和其他生活必需品在年前送到,让部队过好春节。为了确保任务完成,运粮队从当地老乡那里学到了“三子俱全”的翻山运输经

验。三子,一是脚夹子,套在脚上防滑;

二是背夹子,用来背东西;三是拐把子,走路当拐杖用,休息时还可以支撑背身子。后来的实践证明,这“三子”东西虽小,作用很大,在运粮过程中,发挥了重要作用。

这是大雪封山的季节,一般人在这个季节是绝不会过雪山的,更不敢过夹金山这样高大险峻的雪山。但是,他们恰恰在这个时候组织运粮队翻越夹金山。夹金山在两个粮站之间,一来一回,就要翻两次山。他们共运了5趟,也就是翻了10次夹金山。

在1936年的春节前,他们胜利完成了运粮任务,受到军首长的表扬。召开颁奖大会时,胡宗林得到了一块油布的奖励。所谓油布,就是在桐油里浸泡过的白布。它可以遮风避雨,防潮防冻,简直是宝贝。

在整个红军队伍中,12次翻越夹金山的,只是像胡宗林一样的少数人。不过,在长征中,哪一个红军将士不是在用顽强的意志去征服人类的生存极限呢?长征本身就是气吞山河的人间奇迹。

滚烫的冰雕

■王筠

欧阳云逸的另一个难题是食物极度匮乏。饿了的时候,战士们就从怀里掏出几个土豆。这些土豆都是煮熟了的,可是在眼下早已冻成了冰疙瘩。有时候是暖一暖,暖软了再啃下去;有时候就用石头砸碎,将一粒一粒的冰碴子放在嘴里含化。整整一个白天过去了,爬上山坡,冒着风雪严寒,大家体力消耗很大,不多的食物也已全部吃光。所有的人都在紧咬着牙关往前走,不时有人抓起树根下的积雪往嘴里塞。雪早已结成冰块,战士们不得不将它们嚼碎,囫圇着吞到喉咙里,把雪当饭吃,也当成了饭。

春雷渐起的时候,异常孤独和荒凉的1071.1高地已在他们的脚下。欧阳云逸带领部队占领了阵地,百十口于人的百十条枪一齐指向了山下的道路。

北望长津湖,风雪弥漫之中一片沉寂。

高地上有一些散兵坑和堑壕等简易的工事,工事里都堆积着厚厚的积雪,可能是之前兄弟部队临时修筑的。当时美陆战1师在元山登陆后,兄弟部队曾在此迟滞过美国人北去长津湖的脚步。现在,欧阳云逸和他的部队又重新占领了这些阵地,他们要阻挡的是同一拨美国人,这是他们的共同之处;而不同之处是,这拨美国人前些日子还在向北进攻,现在却要转头来往回跑。

欧阳云逸的百十号人到达1071.1高地以后,陆战1师还在高地以北的山路上徘徊着。

不过,师长史密斯不打算让陆战1师夜晚进攻。他觉得,在他们身后,中国军队的追兵似乎越来越远,越来越稀弱,他们的进攻和射击也不像开始时那样猛烈了,战士们艰难地站起来了,他们在刀子般的寒风中,三五个人抱在了一起。欧阳云逸喝尽了气力喊道:“坚持……同志们,坚持住,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这个阵地上,绝不让美国鬼子从山下跑掉!坚持啊,同志们,天……就要亮了……”

欧阳云逸大声地喊叫着,他声嘶力竭的声音响在每一个战士的耳边,伴随着一阵又一阵猛烈的寒风传到了很远的地方。大家相互抱了一会又重新蹲在堑壕之中,毕竟堑壕里面的寒风要比外面小一些,他们一个挨着一个,挤得紧紧的,似乎都觉得这样能够给他们带来些许的温暖。

一个战士挤在欧阳云逸的身旁,暗夜中他的脸上是一片神往的表情:“说来说去还是我们江南好,没有这么……冷。”

欧阳云逸紧紧地搂着他的肩膀:“打走了美国……鬼子就……回去,回到我们的……江南。我们……江南,油菜花,稻花香,八月桂花遍地开……”

他们的目光极力望向远方的黑暗,透过寒风呼啸雪花飞舞的黑漆漆的夜幕,仿佛看到了自己的江南,大片大片的油菜花黄得耀眼,沉甸甸的稻谷压弯了枝头,而桂花的芬芳漫天弥漫着,从他们山清水秀的江南一直飘到脚下的长津湖畔,飘到了他们的身旁。他们都张大了鼻孔和嘴巴,深深地、贪婪地呼吸着……

风停雪住,苍白无力的日头慢慢升起到群山上以后,史密斯的部队开始往1071.1高地运动。昨夜的风雪彻底扫荡了长津湖地区所有的崇山峻岭,使得整个山区的面貌发生了显而易见的变化。原有的积雪被狂风吹得无影无踪,而前进的道路又被新的积雪所覆盖,陆战1师走走停停,用了很长时间才到达

的挎包、口袋,他们翻找过无数次了,他们都知道自己的身上不可能再有任何吃的东西。但是尽管如此,他们仍然机械般地摸索着,教导员既然下达了命令要他们找,他们就要再找一遍。不少人一边摸索着自己的挎包,一边抓起身边的积雪往嘴里送,吞咽积雪也能让他们饥饿的神经得到暂时的满足。

欧阳云逸也再一次翻了翻自己的帆布挎包。挎包里装着他的洗脸毛巾、牙刷、牙膏、本子、笔、喝水的缸子,还有一个手绢包裹着的包包,那是鸭绿江中国一侧的江土,是他过江的时候带上的。

挎包里没有任何可以充饥或是能够提供热量的食物,欧阳云逸知道这一点。但是他冻僵的手还是在里面摸索着,他摸索了半天,最后拿出了那管牙膏。牙膏还有大半管,欧阳云逸一直用得省。他有一个习惯,不吃饭喝水可以不,不刷牙洗脸不行,从国内带来的牙膏在他是一种十分珍贵的东西,现在他把这个牙膏拿了出来。欧阳云逸的手指头已经完全僵硬了,他不得不用牙齿咬掉牙膏上面的盖子。牙膏也冻住了,好不容易挤出了一截,欧阳云逸把这截牙膏吃进了嘴里。

牙膏已经有些干硬,但并没有完全冻结,欧阳云逸慢慢咬着嚼着,一股辛辣的味道充满了他的口腔。他把这管牙膏递给身旁的战士,战士咬了一截,然后又把它传给了下面的战士。一个传一个,欧阳云逸的半管牙膏被大家吃光了,每个人都吧唧着嘴巴,每个人的嘴巴里都散发着浓重的辛辣的味道。

雪下得好像小了些,但是刺骨的寒风却更加猛烈。欧阳云逸害怕部队睡着了,他知道在这样严寒的夜晚,一旦睡着就再也起不来了。他喊叫着,要大家站起来,活动活动手脚,或者抱在一起互相取暖。战士们艰难地站起来了,他们在刀子般的寒风中,三五个人抱在了一起。欧阳云逸喝尽了气力喊道:“坚持……同志们,坚持住,我们要像钢钉一样钉在这个阵地上,绝不让美国鬼子从山下跑掉!坚持啊,同志们,天……就要亮了……”

史密斯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了碰,对着静静趴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礼,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礼。

“让他们待在这里吧,不要打扰他们。”史密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。陆战队排起了长长的队列,他们一路路一队队从1071.1高地的下面通过,每个人都把并拢的手指放在钢盔或是兜头大衣的帽檐上,向沉睡在山头上的中国人,向他们的对手致敬。

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但毕竟还是从中国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撤了出来。史密斯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仍然心有余悸,他知道,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离开的这个地方。而且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高地上那些中国军人,他们的身体虽然被冻成了冰雕,可他们的战斗意志却像连续击发后的枪管,炽热,滚烫。

1071.1高地的山脚下。高地上静悄悄的,寒冷的阳光洒在雪原上,视野之中是一片阴森森的银白。没有枪声,没有喊声,也没有黄蜂般飞舞的手榴弹雨,大地上一片安详。

师长史密斯有点莫名其妙,因为这种安静过于反常,中国人的无声无息叫他摸不着头脑。以基本的常识而言,中国不可能不向1071.1这个最后的关隘派出阻击部队,他心里想也许有不同寻常的事情要发生。史密斯命令他的陆战队员加倍小心,占领山头上的阵地。

美国人终于小心翼翼爬上了山头,他们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。

积雪覆盖的堑壕之中是一具具中国军人僵硬的身体,他们一个挨着一个趴在自己的战斗位置上,有百十号人,都持枪待命,枪口全都指向下面的道路,那是陆战1师将要经过的地方。这些中国人的衣着都非常单薄,没有大衣,多数人还戴着单帽,穿着单鞋。冰雪在他们的脸上凝结成了寒霜,每个人的眉毛胡子上都挂着密集的细小的冰凌,微风拂过,铮铮有声。

陆地上的中国人好像都睡着了,听任美国人来到他们的身旁而无动于衷,他们就那样趴着,每个人的武器都已冻结在自己的手中,而每个人脸上又是那样的神态安详。

史密斯听到士兵的报告以后,也爬上了1071.1高地,他为同一幕景象所震撼。这就是一直在与他们鏖战的中国军队,就是层层包围着他们,一波又一波不断向他们进攻的中国人,就是这些人,他们宁愿冻死也绝不放弃自己的阵地。这是些什么人啊?他们为什么如此顽强,为什么具备着如此非同寻常的意志力?史密斯摇了摇头,虽然他知道不能完全理解这些人,但是他知道他们都是些无畏的勇士,是真正的军人。

史密斯微微并拢的手指在钢盔的边沿上碰了碰,对着静静趴在阵地上的中国人行了个庄重的军礼,美国海军陆战队的军礼。

“让他们待在这里吧,不要打扰他们。”史密斯对他的陆战队员们说。

陆战队排起了长长的队列,他们一路路一队队从1071.1高地的下面通过,每个人都把并拢的手指放在钢盔或是兜头大衣的帽檐上,向沉睡在山头上的中国人,向他们的对手致敬。

虽然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,但毕竟还是从中国人的层层包围之中撤了出来。史密斯在暗自庆幸的同时也仍然心有余悸,他知道,他们是经历了怎样的艰难才离开的这个地方。而且,他一辈子也忘不了高地上那些中国军人,他们的身体虽然被冻成了冰雕,可他们的战斗意志却像连续击发后的枪管,炽热,滚烫。



长征

第5289期

